



# 一路风采

■ 石继勇 (山东)

桃李春风酒，江湖夜雨灯。人生海海，山川尔尔。岁月山河里，春花秋月中，繁华落尽皆是悲凉。人立风雪一年年，曾吹寒箫到天明。看红尘万丈，何须话凄凉。人道是：谁又一世无薄凉？只不过浅笑安然看透人间浮萍。

事，谈笑风生暗自伤。自许十万八千梦，又何来世间一两风，伴你从容清影度。自是携来情趣，看红烛泪尽，问琵琶声咽，所谓深深懂得，淡淡释怀，落花流水间，一晌清欢去。

回首山河已是冬，一寸白

发一寸灰。青灯黄卷天涯去，浊酒清茶问前程。一袭风雨，两肩风霜，残剑寒芒冷似冰，虽老钝了利刃些许，依旧锋芒闪。

常慨叹青春陡然去，四海只是对夕阳。唯有心中烈士血沸腾，千丈似洪流，雄肠

千万结，冷视冬雪万片寒。青山不改旧时容，犹有丹叶红。观深水浪涌，空里云舒，余生慷慨多。长歌百里，洒脱临风去，胸中灿春华。踉跄往事归于尽，来年依旧桃花开。卓然沧海笑，犹是精彩大风来。

陶渊明的回声  
■庄晓明 (江苏)

我确实曾，为五斗米折腰  
甚至，想发些浮财  
一个弹丸公司，游戏于  
各类腐败之间  
似乎世上的一切  
就此顺流而去  
不知不觉间，已届知命之年  
不断加速的时间  
仿佛下山的石块  
一种虚无寂灭之感  
愈来愈频繁地纠缠  
我开始在诗中，构思一个荆扉  
将自己深深掩闭  
等待一个同样的孤者  
话桑麻的短长  
忧心无常的霜霰

春之本  
■佩英 (新西兰)

一月的雨叩开二月的花

鸟鸣唤醒清晨  
地平线托起一轮红日

蚯蚓翻泥，蝶使春天成立  
曾以为，一切皆有所凭借  
直到——  
龙须在风中舒展  
无所指、无所附、无所求  
只是张开  
只是愿意

龙须将风卷入指尖  
来不及躲闪的小蚁、小虫  
被一并带走  
坠入  
春之本体

正是：  
初雨轻开二月花，  
鸟声初定晓云斜。  
无心万物自成立，  
风至须端各有家。(七绝)

岁月煮酒  
■杨丹 (贵州)

53度酱香榨干高粱灵魂  
临界点燃起熊熊火焰  
烤焦年少轻狂  
灰烬染了青丝

青春埋下的种子  
煮着岁月的酒  
狂傲淹没在冰层下  
被挣扎的鱼摆缠绕

往事成串地从岁月长廊  
掉进烤酒的木缸  
蒸溜水暧昧着日子  
杜康欣喜若狂  
你却说是灵魂熏出了泪滴

不是所有念想都能煮成  
人生的风景  
不是所有的过往都可以  
倒进酒杯  
只是风起云涌  
你渐行渐远的影子  
我越走越近的生活  
纠结成痛楚的文字

# 雪落大寒，静待春归

■ 艾精华 (湖北)

大寒这天，弟弟从老家发来视频——农历乙巳年的第一场大雪，终究在腊月如约而至。视频里，北风卷地，窗棂间穿掠呼啸，阳台上悬挂的腊肉、香肠在寒风中轻轻晃悠，挂钩与横杆碰撞出细碎的摩擦声，恰似寒冬最后的低吟。望着屏幕中灰蒙蒙的天，心底忽然涌上一阵释然：正月初便惦念的雪，熬过一整年的翘首，终究没辜负这份执着的期盼。

“瑞雪兆丰年”，这句听了大半辈子的农谚，早已刻进骨髓，成了藏在岁月里的执念。而这场大寒落雪，让心头的“丰年”期许愈发真

切。如今再回味这话，心绪多了几分厚重——这份期许，是田垄间酝酿的秋实之盼，是灶膛里未熄的柴火余温，是经济复苏的和煦暖风，是企业家重燃壮志的燎原火种，更是丙午马年振翅腾飞的吉兆。

这雪，从来不只是天地间的景致，更是给冻僵的大地裹上薄被，唤醒万物复苏的信使。你看超市里堆成小山的年货，快递站里步履匆匆的身影，集市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——每一处烟火都在企盼这场雪。企盼它融化渗入泥土，唤醒沉睡的生机；企盼它消融后露出晴光，照

见回暖的希望。

这雪落大寒，是时序的标点，而非单纯的冬景。它落在灶台边，裹着饭菜香，熨帖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日常；它落在工地的脚手架上，沾着工人的汗渍，丈量着工期与归期的刻度；它落在商铺玻璃上，映着店主搓手呵气的模样，承载着店主盼客流回暖的殷切；它落在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心里，藏着对“大寒过尽春可期”的笃定。

冬的尾声已近，这层薄雪，是寒冬的告别赠礼，亦是新春的先行信使。它覆盖着冻凝的土地，也包裹着无数沉默的期盼——盼春风染绿枝

头，盼河水解冻奔涌，盼田垄冒出新芽；更盼望那股复苏的暖风，随春风漫过街巷，吹暖紧闭的店门，吹活停滞的脚步，吹热渐升的经济，让日子如田畴里的庄稼，生生不息地拔节向上。

雪还在轻轻飘着，不大，薄薄一层，凉丝丝的，却转瞬化作心底的暖意。大寒已至，春山可望。那些藏在雪下的希望，那些盼了又盼的光景，终究会在春风里次第绽放——正如这场如期而至的雪，不负漫长等待，满载岁月温柔。

# 一次征文比赛 (外一篇)

■ 吴小林 (湖南)

## 一次征文比赛

《森林报》举办“美丽的家园”征文活动，赞助商是狮子开口协会。一等奖一名，奖金五千元；二等奖二名，奖金三千元；三等奖三名，奖金二千元；优秀奖若干名，奖金一千元。

《森林报》社长狐狸邀请乌鸦、猫头鹰、禾鸡做评委。评选的结果是：凤凰是一等奖，孔雀和野鸡是二等奖，蝴蝶、蜜蜂、蜻蜓是三等奖。狐狸说，这届评委不行，没有评出好作品出来。

狐狸又邀请老鼠、蛇及绵羊做评委。这次评出来的结果是：一等奖是黄牛，二等奖是马和骆驼，三等奖是猪、兔和蚯蚓。狐狸说，这届评委还是不行，好作品还是没有评出来。

狐狸邀请狗、蚂蚁和蟑螂做评委。这次狐狸把要获奖的作品先挑了出来，说要从这些作品里面评奖。结果是，一等奖是狮子，二等奖是老虎和豹，三等奖是狼、大象和野猪。狐狸说，这届评委水平高，也公平公正，把好作品评出来了。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些获奖的都是狐狸的亲朋好友。

狐狸把狮子一等奖的作品刊发在《森林报》上，全文包括标点符号只有十个字符：“家园真美丽，真美丽。”狐狸点评这篇文章说，此文短小精悍，意境优美，内涵丰富，是千年难得的一篇好文。

## 甜蜜的糖

那年的正月初一，生产队

长把队里的小孩子全部集合起来，每人发了两颗纸包糖。我的吃完了，小芬还有一颗没有吃。我抢了她的糖就走。小芬没有追上我，她捡了一块瓦片向我扔来。我感到头痛，摸了摸后脑勺，手上全是血。我又看了看手上的糖，糖也沾了血。但我不顾疼痛，急忙把糖塞进嘴里。

前天，小芬要出嫁了，她出来散喜糖。最后一个轮到我时，她说：“糖不够了，你少了一颗。”我说，没事，那年我抢了你一颗，我们两个扯平了。我们两个都笑了。笑着笑着，我们眼里都有泪花。

其实，那年抢了小芬的糖，我早就还给她了。初中二年级下学期，小芬不读书了。因为她的母亲得了大病，家里欠了很多账，她的父亲要她在家里帮忙做事还账。而

我要去省城姑姑那里上学。

临行前的傍晚，我同小芬坐在山坡上。我从口袋里拿出两颗纸包糖，这是我奶奶走亲戚回来给我的，我一直放在枕头下，舍不得吃。我剥了一颗塞到小芬嘴里。到了省城，我给小芬写了两封信倾吐我的苦闷，但她都没有回信。

转眼高中毕业，我没能考上大学。在一个黎明来到之前，我背着包，走上了漂泊的路。

在外面的几年，我一直想着小芬，打听她的情况。上个星期，听说小芬要出嫁了，我赶紧坐车回来。

我们再次相见，没有太多的惊喜，也没有太多的言语。小芬一直在忙着。当她给我发喜糖的时候说少了一颗，我觉得这不是好事，心里隐隐不安。